

历史走向和平

国共隔海对峙录



陕西人民出版社

111
N7
256
S
111
F66
256

历史走向和平——
国共隔海对峙录

文之清 著
文之周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P 199 4, 6, 3

(陕)新登字 004 号

历史走向和平——
国共隔海对峙录
文之清 文之周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西安长安路南段 376 号)
江西地矿测绘印刷厂印装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9.125 印张 180 千字
1993 年 5 月第 1 版 199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7-5419-4561-7/I·234

定价:5.80 元

前 言

什么是战争？

不是胜利就是死亡——这就是战争。

历史记载胜利者的辉煌业绩，死亡的人是无法开口说话的。

国共之间的战争——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战争。

交战的双方，都把自己的对手称为“匪”，其实都不是匪。

双方都欲置对手于死地。

双方又都未能让对手死亡。

这是只有胜利者和失败者的战争。

国共战争，再次证明了一个深刻而又简朴的真理：

失民心者失天下，得民心者得天下。

胜利者怀着喜悦谱写胜利的经验。

失败者带着悲哀撰写失败的教训。

无论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都用自己的笔去写历史，谁也不能叫对方保持沉默，缄口不语。

于是，炎黄子孙写出了两部中国现代史。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中山舰事件：

国民党说是“共产党阴谋暴动，推翻国民政府”；共产党则称之为“国民党右派为排挤打击共产党而捏造的事件”。

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国民党说是“国军围剿大捷，共军溃散流窜”；共产党则称之为“战略大转移，北上抗日”。

国共第二次合作，获得抗战的胜利：

国民党指责共产党“藉国难为名壮大自己，与政府抗衡”；共产党则抨击国民党“假抗日，真反共”。

内战爆发：

国民党谴责共产党“违反停战协议，制造摩擦，扩大地盘”；共产党则怒斥国民党“背信弃义，撕毁停战协议，大举进攻解放区”。

.....

一部历史，双方莫衷一是。

胜利者并非时时胜利，也有局部的失利。

失败者并非时时失败，也有局部的得逞。

局部的失利也好，局部的得逞也罢，都不能扭转历史前进的车轮。

时间象一架不停运转的古老大磨盘，一圈一圈，不紧不慢地转动着。它能轧平各式各样的棱角，也能碾合千奇百怪的裂缝，唯独不能磨掉历史的事实和痕迹。

因为这是整整一代炎黄子孙，为着各自不同的信仰，在两条道路，两种命运的血与火的决战中留下的痕迹。

历史是冷酷无情的，无论憎恶爱好，决不感情用事。

时间可以消灭一切，但却不能消灭历史，世上只有它能和时间抗衡。

我不由想起苏联当代作家尼·谢·吉洪诺夫的著名诗篇《“我们的时代将会过去……”》：

“我们的时代将会过去/所有的档案都得公开/过去历史中掩藏的一切秘密曲折/是光荣，是耻辱，都得向世界揭示出来。/到那时，有些神的光彩将会剥落/裸露出一切不幸和悲伤/然而，当时确属真正伟大的业绩/将永远作为伟大的业绩，万世流芳。”

目 录

楔 子..... (1)

第一章 穷途末路,蒋介石想起了孙中山先生的告诫:“大陆局势越紧张,台湾地位越重要。”

李宗仁警告说:“我们决不可将具有武装的共党部队与土匪等量同观。他们有共产主义的信仰,有铁的纪律,有严密的组织,有第三国际做背景,有刻苦耐劳的知识分子领导,岂可将他们视作土匪或乌合之众!”

蒋介石说:“当前,我们虽然在军事上遭到失败,但是只要我们知耻,发奋图强,还是大有可为的。”

..... (6)

第二章 “胜不离川,败不离湾”,峨嵋老人的八字谒言,竟暗合孙中山先生的告诫,蒋介石顿觉玄机深奥。

毛泽东说:“没有什么了不起,无非怕‘山姆大叔’发脾气,打第三次世界大战。鄙人不信这个邪!”

蒋介石说:“麦克阿瑟最近表示,只要我们争取一年时间,

他们就一定会全力支援我们。一年后国际形势必将发生重大变化，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打起来。”

..... (33)

第三章 对蒋介石来说，台湾实在太重要了，他将后半生的兴衰荣辱系在了这座海岛上。

蒋介石说：“如果我们不能挽回目前的颓势，最后只有去台湾吃篷莱米了。”

白崇禧说：“我就不信他们能突破长江防线！曹操、刘备都是英雄一时而饮恨长江的。渡江？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能够成功的。”

..... (61)

第四章 几经周折，蒋介石终于结束了海上的飘泊生活，登上了台湾。

毛泽东说：“蒋介石想拖延时间，重整军队，卷土重来。他以为我们还是好欺骗呢，他可不知道我们也需要这段时间调动军队，修船造船呢。他在那边修防线，我们在这边架大炮，谁也没闲着。”

蒋介石说：“只要将领有必胜信心，处绝地也可以生。有我领导你们，有台湾在，即使大陆尽失，也可复兴。”

..... (96)

第五章 浴血古宁头，攻占金门决心毁于一

旦，蒋介石这才惊魂甫定。

阎锡山说：“国民党失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政策、领导、人事、心理都有关系。但在军事方面沦于今日土崩瓦解的状况，则蒋介石的战略思想不能不负最大的责任。”

毛泽东说：“我们一定要建立一支海军，这支海军要能保卫我们的海防，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的可能的侵略。”

..... (130)

第六章 国际风云变幻，战争台风出人意料地在朝鲜半岛登陆，共产党失却了解放台湾的最佳时机。

蒋介石说：“过去共党用农村包围城市，现在我们要用海岛包围大陆。”

美国远东情报处评估说：“台湾将于七月十五日以前遭受中共全面攻击，由于政府军纪荡然，民心浮动，中共将于发动攻击后数周之内顺利夺占台湾。”

..... (167)

第七章 海峡狼烟纷起，朱德提出“清理门户”建议，蒋介石则将反攻大陆变为政治为主，军事为辅。

蒋经国说：“我们反共复国，是一件大事，为了百年大计，一时的忍痛，是不能避免的。”

刘少奇说：“我们愿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使台湾重新回

到祖国的怀抱,而避免使用武力。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谈判丧失了可能性,或是在和平谈判失败以后。”

..... (201)

第八章 潮涨潮落,万炮怒吼轰金门,国共隔海对峙走向新阶段。星转斗移,海峡硝烟已飘散,一派宁静祥和的气氛。

邓小平说:“中共中央确定了有三件大事要做,一是要在国际上继续反对国际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二是实现台湾回归、祖国统一,三是搞好经济建设。”

李登辉说:“任何分裂国土的主张,均是全民的公敌,为民族大义所不容,为国家法令所不许;只有团结一致谋求统一,国家才有生机和出路。”

..... (236)

不是尾声的尾声 (274)

楔 子

一九四九年十月底。北京。

蓝天，白云，红日。

中南海丰泽园，一座极典型的四合院。

院内。树姿伟岸刚劲，草坪绿如碧毯。幽静、典雅、古朴。这是清代帝王耕礼行演之处。

园内颐年堂，当年清帝乾隆设宴赏赐王公宗室的地方。

堂前东配房称为菊香书屋。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居住和办公的地方。

缕缕淡淡的烟雾，从菊香书屋敞开的窗口飘然逸出，缓缓晃动着袅袅上升，消溶在金色阳光中。

身材魁伟的毛泽东，一手叉腰，一手夹烟卷，佇立窗前。

十月一日那天下午，他就是从这里步行至勤政殿，主持召开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会后他又由此驱车前往天安门城楼，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用他那浓重的湖南乡音，向全世界庄重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新的国家虽然建立了，战争却没有结束。

中国人民解放军数百万野战军正在西南、华南和江、浙、闽沿海地区，对国民党的残存军事力量作最后的打击和扫荡。

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势不可当。

国民党军一触即溃，望风披靡。

形势的发展，比人们原先所预想的更好，更快。

此刻，作为胜利者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却攥着眉头，额上显出道道皱纹。他遥望南天，正凝神沉思。

他身后宽大的办公桌上，搁着第三野战军司令部和三野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的报告：

攻打金门岛失利，损失三个团，九千余人。

叶飞自请处分。

解放大军自渡江之后，国民党军已是斗志涣散，闻风而逃，既无力也无法阻挡解放军的南下。

金门战役的失利，太出人意料了。成建制部队的覆灭，在人民解放军的军史上也是少有的。

透过眼前舒徐的青烟、金色的阳光，毛泽东眼前闪现着一幅刀光剑影，血火纷飞的画卷。他高大魁梧的身子纹丝不动，但胸中却在经历海啸和地震。

金门之战，虽然只是一场局部的战役，胜败与否，都不会影响大局，但问题并不在此。

大陆上的战事，要不了多久就将结束，随之而来的将是争夺沿海诸岛的战斗，这对还没有空军和海军的解放军来说，无疑将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从来不信邪的毛泽东坚信“人定胜天”，既然小米加步枪可以打败飞机和大炮，那么乘木帆船渡海作战也是完全可行的。宋时轮的第九兵团按照预定部署，已在江浙沿海一带集结待令，作解放台湾的准备，只待叶飞的十兵团拿下金门、马祖，他们就将像大海涨潮般向台湾涌去。

自古以来，只打胜仗不打败仗的常胜军是没有的，攻打金门，毕竟是人民解放军第一次跨海作战。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这是他最近写的一首诗中的诗句，攻金失利，并没有动摇他解放台湾的决心。他绝不能让蒋介石在这座海岛上获得喘息的机会，日后卷土重来。

坏事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好事。金门此次失利，并非毫无意义。看来，现在不是处分人的问题，重要的是认真总结失利的经验教训，作好再次攻金的准备。

毛泽东眉头舒展，转身来到办公桌前，提起桌案上的毛笔
.....

十月二十六日，清晨。台北。

介寿馆，一座欧洲“文艺复兴”式的建筑物，也是台湾最宏伟的建筑之一。蒋介石的办公室，设在馆内主楼的三楼上。

这位国民党总裁的办公室，宽敞、明亮、整洁。室内陈设简朴，除了办公桌和靠墙而立的书柜，屋里只有几张搁着兰布坐垫的藤椅。

身着兰布长袍的蒋介石，虽然彻夜未眠，但却毫无倦意，端坐在藤椅上。

共军以得胜之师，挟威跨海猛攻金门岛，令蒋介石紧张不安。

金门是台湾的屏障，也是维系福建大陆的最后基地，无论是从军事方面还是从政治方面考虑，都不能丢失。

他从金门开战以来，一直密切关注着这场战事。

在他的一再严令督促下，金门守岛部队在海、空军的紧密

配合下，终于遏制并瓦解了共军的攻势。金门岛上的战事尽管尚未最后结束，但已稳操胜券则是不容置疑的了。

金门转危为安。蒋介石飞电嘉奖拼死作战的三军将士，下令着力宣传“金门大捷”。

旭日临窗。

蒋介石心头，此刻犹如干涸的水井引入了一股活水，不由涌起了种种希望。

蒋经国走进室内。他受父命飞赴金门视察并慰劳守岛将士，临行前特来请示父亲，是否还有什么训示和交待。

蒋介石搁下手中正看的战报，兴奋地说：“金门大捷，军心、民心为之振奋。你此去金门，告诉汤（恩伯）、胡（璉）两位长官，务必抓紧时间，集中兵力扫荡岛上残存共军。金门是我台湾的门户，共军不会就此罢休的，务必切实加强防务，不得有丝毫懈怠，给共军以可乘之机。”

蒋介石起身，若有所思地来回缓缓踱步。少倾，他以乎想到了什么，说：“金门这仗打得好，好。你让他们将俘获的共军即刻押送来台湾，使全体军民由此从自信的丧失之中，来重新建立自信。今共党虽极猖狂，国势虽极艰维，但只要全体军民同德同心，共党是绝不会成功的。”他顿了顿，似乎言犹未尽，还想说什么，但最终吐出来的却是“你去吧”三个字。

蒋经国发现，父亲眼角眉梢漾着的笑意蓦地消失了，心中不由陡然泛出一股凄楚之感。

一谈及未来前途，蒋介石心头便似有万千忧怨横亘，无法排遣。这也难怪，眼下国脉党命，岌岌可危。金门之战的胜利，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危局。

蒋经国很想对父亲说几句宽慰的话，又怕因此反更增添

父亲心头笼罩着的乌云。

他默默转过身，抬起头，挺起胸脯，朝室外走去。

蒋经国的小汽车不停地揪着喇叭，在满街肩摩踵接的人流中缓慢地朝机场方向爬去。从车窗朝外望去，街上的人群宛若被撩拨了的一窝蜂、一穴蚁，激狂闹热。目睹沉缅在视捷狂潮中的民众，蒋经国深受感动，但又觉得这胜利来得太迟，如果当初在东北、华北、鲁南等战场皆能如此，那现在就是另一番局面了。

往事不堪回首，前景难以预测。

若干年后，蒋经国在提及这段历史时，依然心有余悸。他说：

“民国三十八年（即一九四九年），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危急存亡之秋’。父亲所处的地位环境，乃是空前未有的恶劣和复杂。国运正如黑夜孤舟，在狂洋大海的狂风暴雨和惊涛骇浪中飘摇、震荡；存续沦亡，决于俄倾。我们身历其境，当时也懵懵懂懂，不知不觉，恍如浮光掠影，随波而逝。可是到了今天追忆起来，闭目沉思，始觉得当时国脉民命系于一发，真令人动魄惊心，不寒而慄了。”

把历史的史册往前翻到这年的第一天……

第一章 穷途末路,蒋介石想起了孙中山先生的告诫:“大陆局势越紧张,台湾地位越重要。”

李宗仁警告说:“我们决不可将具有武装的共党部队与土匪等量同观。他们有共产主义的信仰,有铁的纪律,有严密的组织,有第三国际做背景,有刻苦耐劳的知识分子领导,岂可将他们视作土匪或乌合之众!”

蒋介石说:“当前,我们虽然在军事上遭到失败,但是只要我们知耻,发奋图强,还是大有可为的。”

—

岁月,似江水,急速往前流淌,不断掀起洪波巨澜,淘汰自身的泥沙。

江淮平原的隆隆炮声,伴随人们迎来了一九四九年。

跨入一九四九年,震撼人心的事件便纷至沓来。奔流不息

的历史长河惊疑地、惴惴不安地凝望着神州大地和中国人民，它在为中国的明天焦虑，为它自己未来的道路焦虑。

一切都将取决于中国共产党是否有决心将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四九年元旦。

中国的天空，滚动着雷鸣般铿锵有力的声音：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

“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

“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任务，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

“一九四九年我们在经济战线上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成就。我们的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将要比过去提高一步，铁路公路交通将要全部恢复。人民解放军主力兵团的作战将要摆脱现在还存在的某些游击性，进入更高程度的正规化。